

黄佩华 著

# 逃匿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逃匿

黄佩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WE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匿 / 黄佩华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187-1

I. ①逃… II. ①黄…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9903 号

书 名 逃匿

---

著 者 黄佩华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187-1

定 价 32.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逃匿 .....    | 001 |
| 牛王归来 .....  | 051 |
| 省尾 .....    | 118 |
| 知识青年 .....  | 147 |
| 村干与列宁 ..... | 191 |
| 驮娘河记 .....  | 245 |
| 五月 .....    | 259 |
| 废话比赛 .....  | 278 |
| 后记 .....    | 284 |

## 逃 匿

### 1

接连几个晚上，韦国庆都没有睡踏实，常常在半夜两三点钟就睡不着了。

这晚上更是，鸡刚叫头遍他就醒过来了。晚饭时喝多了酒，喉咙又干又痒，他忍不住连咳了几声，因而引起了妻子吴金玲的不满，她嘴里嘟哝了一声，可是听不出是说了什么。夫妻二十五年，也算是老夫老妻了，韦国庆早就提出要分床睡，那样双方都可以睡得更深更踏实一些。可是怎么说吴金玲就是不同意，说嫁给他这个穷光蛋这大半辈子什么都没得好好享受，要是晚上睡觉连个蛋蛋都不得摸那她不就白活了？他想想她说的也觉得有点在理，就不敢再提分床睡的事。

人一醒烟瘾也跟着上来了。黑暗中韦国庆轻手轻脚摸下床，出到堂屋才拉亮电灯，大口喝了半盅苦茶，然后点了根烟，深吸两口，浑身顿时每个部位都舒松了不少。他忽然感到空气有些闷郁，便想到屋顶上去吹吹凉风。他不想惊扰生病的岳父和妻子，于是轻轻掩上房门，踮起脚尖，沿着阶梯一步一步爬上楼顶。

初秋的深夜，四周静得韦国庆只听到自己的喘息声。这个时候连公鸡和狗都闷声了。整个石磨村没有一丝一点光亮，只有天上密麻麻的星星献媚似的向他眨眼。人要是生活在黑夜里多好啊！你身在何处你想什么干什么都没什么人知晓，他忽然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隐形人。这时候连那座百米之外的建筑物也

跟死了一样，住在里边的那个狗日的韦永常也该睡觉做梦了吧？他对着那座四层高楼狠狠地喷了一口烟，然后悠然地环顾四周，最后把目光停留在了县城方向。那边天空中折射过来的云光让他感觉有些刺眼，不过他还是忍不住要往那边看。他心里惬意地想，说不定狗日的老枪此时还在县城的宾馆里哇哇地狂吐呢。一想到老枪，韦国庆就有一种恨不得再次将他灌醉的冲动。

老枪是临近傍晚时分才从市里赶过来的，同行还有一个长得丰腴白净的少妇小文。这是老枪第二次带女人来韦国庆家，他称少妇是省城来的老朋友，车开得很好，所以带她出来散散心，顺便给他当司机。韦国庆记得，老枪第一次带来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和刚上小学的女儿，那次还特意在韦国庆家里住了一个晚上。这次除了带小文，老枪还自带了一只烤鸭和一件瓶装米酒，明摆着是要来跟他干酒的。韦国庆生怕自己一个人斗不过老枪，特意去把老朋友苏志虎也请来了。苏志虎是村里的业余屠夫，隔天会杀一头猪在村口的龙眼树下摆摊卖肉。听说要他来一起对付老枪，苏志虎满口应承，还顺手把一条一斤多重的猪尾巴一起塞给了韦国庆。

在饭桌边落座后，老枪才说明来意。

“韦哥，阿嫂，大伯，大领导他老人家又想你们了。”老枪故作神秘地说，“我这次来，是台里下的一个重要任务，要拍一个关于你们村和你们家目前情况的片子。据说大领导国庆期间要到我们省来调研，走一走，看一看。”

听了老枪的话，刚才还病恹恹的老岳父忽然来了精神，瞪大眼睛说：“大领导要来了吗？”

老枪点头说：“大伯，应该不假。”

“我的妈哟，大领导真的要来了。”老岳父眉开眼笑地说。

“大领导，他……他不是早退休了吗？怎么还要来啊？”韦国庆倒酒的手一颤，米酒溅洒到了桌上，眼神有些茫然地说。

老枪说：“嗨，这个你就不懂了。人家大领导能和下面的中领

导小领导一样吗？人家就是退了，也是退而不休。人虽然退下来了，影响力也不会消退。就像是神佛一样，愈老愈灵验，明白吗？”

“我是农民，不卵懂，也不卵明白这些咯。”韦国庆没好气地说，“老枪，大领导他真的还记得我韦国庆吗？我看是你瞎编的吧？”

老枪坏笑着端起酒碗说：“好，每次你都说我哄你，蒙你，来，先罚你一碗酒。”

韦国庆委屈地说：“我说的是掏心话啊。大领导人家当那么大，管那么多人，工作那么忙，他哪里还记得我一个蚂蚁一样的农民呀？我就是不敢相信咯。”

老枪说：“韦哥，你怀疑的、说的也有道理。但是，这次大领导确确实实真的要过来了，他老人家也确确实实想到你了。不过，据说这次他老人家只到省城，听说还要到海边看看海。另外，大领导年纪大了，只能坐火车不能坐汽车了。所以上级领导交代，只能拍你们村和你们家一个专题片拿去放给他看看，汇报汇报。”

“你是说，大领导他不来我们家了吗？”老岳父又瞪大眼睛问。

老枪说：“噢，应该不大可能来了。大伯，人家大领导比你还好几十岁哩。”

老岳父还想说什么，但被一连串的咳嗽声打断了。

“唉，我们家现在这样子，哪里跟那些年比呀？现在我还欠人家那么多债，狗日的韦永常还天天催我还那两头牛呢！”韦国庆哭丧着脸说，“老枪，就算我求你了，别拍电视了，我怕啊。”

老枪笑说：“韦哥，拍或者不拍，不是你我说了算的。我说给你听，除了我，可能还有一帮记者要来呢。来吧，先喝酒再说吧。”

“唉，我真的是怕你了，老枪。”韦国庆咬牙说，“喝就喝，今晚我要搞倒你！”

酒桌上，三个人摆开架势，猜马划拳，不到一个时辰就把一只装五升土酒的塑料壶给喝空了。韦国庆晓得老枪喜欢喝自酿的

土酒，他还给土酒起了个外号叫土茅台。土酒虽淡，但后劲十足。每次喝多了土茅台之后老枪就成了酒桌上的主角，不停地大声说话，不停地劝酒。整个晚上，老枪一直重复地说：“韦哥呀，我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南瓜，生死同一条命呢。”

韦国庆反驳说：“扯卵淡，老枪你哄我啊，你是大记者，是吹牛皮的。我是贫苦农民，是种田犁地的。我们怎么可能同一条命呢？不得。你扯卵淡！”说着，韦国庆就又趁机连续灌他两匙羹酒。

被灌两勺酒后，老枪又振振有词地说：“我没说错，大领导是藤，我和你都是藤上的小南瓜。没有大领导就没有我们两个南瓜的今天。”

“说得对。”苏志虎看火候到了，赶忙凑上去敬老枪。“老枪记者，你是真对石磨村好，也是对韦国庆好哩。来，我代表全村三百六十七口人民敬你。”

老枪刚想争辩，苏志虎的匙羹已经递到唇边。他不得张开嘴巴接受苏志虎灌进来的两匙羹酒。

不知不觉中，老枪已经喝上了七八成，不仅脸色烧得通红，声音也渐渐高亢起来，嘴里不时还飞出几星唾沫。酒酣耳热之际，老枪还时常用左臂拥住小文，扭头啪地亲上一口。小文佯装窘涩地搔他说：“讨厌，变态。”

左边刚亲过小文，老枪右边又搂起韦国庆，不由分说便在他脸上啪啪啪地乱亲。据说这是老枪酒醉之后的经典动作，而且不分对象是男女长幼。刚开始时韦国庆对老枪的这种动作并不习惯，甚至有些反感，不过到后来便渐渐习以为常了。老枪今晚确实喝高了，也许是要表现给小文看看，也许是有好久没跟韦国庆他们拼酒了，总而言之，他喝得很兴奋，也很豪放，似乎没什么顾忌。而韦国庆就不同了，他就像是一个久候的猎人，就等猎物撞上枪口勾动扳机了。而令他颇为意外的是，他今晚的猎物甚至还不断地往自己身上打枪呢。

当韦国庆和苏志虎把摇摇晃晃满口胡话的老枪扶上车时，老枪已经是烂醉如泥了。临别时，韦国庆也已经记不起脸上已被老枪亲了多少次，他两边脸颊已然涂了一层黏糊糊臭烘烘的口水了。

想起老枪酒醉的样子，韦国庆心头不由掠过一阵快意，他甚至忍不住笑出了声。他一直认为，没有这个鬼老枪，他韦国庆今天也不会活成这个样子，更不会有过这种外表看起来体面内里却狼狈不堪的日子。甚至，也不会让他有想要快点逃离家乡的打算。总而言之，韦国庆已经受够了折腾，受够了虚荣，也受够了老枪。

人的命运有时是无法说得清楚的，韦国庆始终坚信这一点。要是那天没有见到大领导，要是没有后来老枪的使力，他也就是石磨村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农民，也就是一个每天起早摸黑修地球的小老头。有时候，一个偶然的误会或者闯一次祸也能够改变人生，韦国庆就是如此。

老大说得对，他早就该离开石磨村了。

想到大儿子，韦国庆心头忽然涌起一股暖流。老大是真的长大了，也晓得事理了。从职校毕业后到广东打工四年，他不只自己落下脚跟当上了工长，还把老二也管服帖了。老二是个调皮捣蛋鬼，高中刚读完就跑去了广东，硬是让一张粉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变成了废纸。他两年挑了五个地方干活，还进了一次看守所，最终还是让老大拎到他身边，人也变乖了。

上一周，要不是老大受了工伤，韦国庆也不可能撇下家里的一大堆活路去到东莞。去了这一趟东莞他眼界也大开了。高得让人看得帽子都落的楼房，蚂蚁一样满街走的人流，千奇百怪的车辆，眼花缭乱的人流和广告牌……这一切，都是他所未曾见过的景物。从医院把老大接出来那天早上，韦国庆终于看到了一个清丽的女孩，她就是传说中老大的女朋友阿琦，他在电话里跟她说过话，那声音甜脆得像山林里的画眉鸟。韦国庆觉得，在东莞

这种地方，老大他们这些乡下仔怎么看都和别人没什么差别，无论说话和行头都和城里人一般模样了。

出院第二天，老大右手缠着纱布带韦国庆去广州玩。老大先把他带到一个服装市场，给他现买了两套衣服，还叫他把身上的衣服全扔了。可他舍不得扔，回家下地耕田还用得着，依旧把旧衣服叠好塞进蛇皮袋里。穿上新衣服后韦国庆照了照镜子，觉得自己要不是肤色有些黑糙，眼睛少点神气，外表其实跟城里人也差不了多少。穿上瓦蓝色的牛仔裤和T恤衫，套上新买的运动鞋，从服装城出来时他走路的姿态也不一样了，胸膛和腰杆不由得挺了起来。老大还花了三十元钱给他洗头理发。回到东莞时，老二和阿琦都惊得瞪大了眼。

看见老大的伤已快好了，韦国庆的心思又飞回到了桂西北的石磨村。他晓得，家里的事有几大箩筐，出门太久了吴金玲一个人难扛得住。临回来那天晚上，老大老二和阿琦特请他到大排档喝啤酒。几杯酒进肚，他话也多了，禁不住把这些年的苦恼和委屈竹筒倒豆般都说了出来。

老大听了便有些愤愤不平，说：“爹，依我看，你简直是一个什么……噢，是木偶。人家拿你当广告了。”

“什么广告，你莫乱说。”韦国庆警惕地说。

“人家就是拿你当广告，当工具，当花瓶，当木偶，当笨蛋。”老二讥讽地说，“爹，你想想看，他们把你抬得那么高那么大，你有多少屎尿自己不晓得么？这样下去不搞死你才怪呢！”

老大说：“爹，人家确实在利用你，把你当作摇钱树了。你想想看，什么人都在你这里捞了好处，石磨村，韦永常，老枪，还有那些当官的，他们谁不在你身上捞一把？啊？”

“爹，都是因为那个鸟老枪，你才挨搞得这么惨。”老二猛喷一口烟说。

“乱说。我几时挨害惨了？我这不是好好的么！”韦国庆忍不住又呵斥一声。

“好？你这是好吗？爹，要不干脆我叫人去把那个老枪和狗村长收拾了吧，这样你才过得安逸。”老二阴森森地说。

“你敢！你还是人吗？呃？”韦国庆动怒了，手指戳住老二脑门说，“你别忘了，若是没有老枪帮忙，你们两个还能读上书吗？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对我们还是有恩的，我们能忘恩负义吗？”

看见局面紧张，阿琦赶忙调和。她给韦国庆斟满一杯酒，微笑着操一口湖南话说：“韦叔，既然你过得这么累，你就不晓得躲他们远远的么？”

阿琦一句话把老大拍醒了，他忽然扬起左手狠抽了自己一个耳光，大声说：“爹，阿琦说得对，你干脆出来打工吧，别在家让那帮狗日的把你当猴子耍了。”

韦国庆听了先是两眼一亮，但一下子又暗淡了下来。他轻摇头道，忧虑地说：“不行呐，我出来了你们外公你们妈怎么办呢？何况，我还欠人家一屁股债呢。”

“爹，你还想那些债啊？那两头牛和那些东西不是他们自己送到我们家的吗？”老大说。

韦国庆叹气说：“是呀，牛是韦永常自己拉来我们家装门面的，可是后来挨人家偷走了，他整天就晓得来跟我要，还逼我写了欠条呢。”

“别理他，赖他狗日的！”老大说。

“那些鸡呀鸭呀鹅呀，我也赖不少了，可那是牛呀。”韦国庆还是唉声叹气。

“爹，你说外公，他又回我们家了？”老二睁大眼问。

“你不晓得的，你们外公一直想来我们家住，他做梦都想哪天能跟大领导照一张相片。唉，你们大舅二舅也不是好东西，他们谁都不肯收留你外公。他们还说，我是名人本事大有能耐，国家还有补助，应该轮到我们家给你们外公养老送终了。这样，过年后我和你妈只好把外公接过来跟我们住了。你们外公真的老了，老毛病又多。要紧的是他越老越糊涂了，经常出门了不懂回来，

找不到家。唉。”韦国庆说。

“爹，能不能这样，我们把外公也弄过来，送到养老院去。那里有不少老人，他不会闷的。”老大说。

“对，我看这个方案好。牛逼！”老二说。

韦国庆皱眉头想了一会，说：“老大，老二，要是我们都不在家了，过年过节就没有人给祖宗烧香了，这样还得了吗？你们兄弟先让爹想想吧，我回家再跟你们妈商量商量再说。”

从东莞回来的路上，韦国庆躺在卧铺客车上，他一路走一路想。到现在都回家几天了，他还是没想出个头绪来。唉，是什么东西把自己一个大活人逼成这样的呢？能怪人家大领导么？能怪人家老枪么？不能吧！能怪村干部镇干部县干部市干部么？也不能。想来想去，韦国庆真是又想不通了。然而，不管他这些天是怎样地想不通搞不明白，但是他晓得，老枪今晚的信息很要紧。大领导又要来了。虽说大领导不一定能来石磨村，但谁又能保证那些小领导中领导和那些记者不会又像蜜蜂一样，朝石磨村，朝他们家飞拢过来呢！而让他难堪的是，无论是石磨村还是他，现在蜜已经不是以前的甜蜜，而是一汪苦涩而枯竭的咸水了。

此时此刻，他仿佛觉得有一双巨大的手从黑黝黝的后山上朝自己伸过来，缓缓地箍紧他的身体，使他呼吸越来越困难，头脑渐渐地有些昏眩起来。

## 2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那是个秋天的下午，韦国庆和妻子吴金玲正在自家的三亩地里劳作。他背着箩筐收玉米，妻子挥锄挖红薯。忽然间村道上扬起一股黄尘，风一般径直到了村头停住。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才看见来了几辆小车，从车上下下来几十个干部打扮的人。只一支烟的工夫，村干们就猎狗般把大伙从地里田头召拢到了学校的操场上。

先是县里来的领导讲话，然后是镇书记接着讲，再后面是村长韦永常讲话。讲来讲去大体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村里要来大人物了！领导们要求各家各户搞好村容村貌，清洁卫生，把所有鸡鸭鹅和猪马牛羊都关起来，特别是要把阿狗阿猫关到见不着人的地方，而且狗狗要戴上口罩，不准乱吠。和往常不一样，干部们说完话并不马上离开，而是留下来帮助村里搞卫生，有的还挨家挨户地督促检查。

这时刻村长韦永常像是喝够了壮阳酒一般，走路模样和说话声音都变得雄赳赳的了。他引领几个领导首先检查到韦国庆家，说白了就是要先来他家挑毛病的。当韦永常看到韦国庆家的四眼狗还蹲坐在屋檐下，摇头摆尾地朝客人微笑时，便立马狐假虎威地厉声命令他马上把狗绑实了，否则就对狗不客气。当着干部的面，韦国庆当然不敢怠慢，赶紧用麻绳把四眼的脖颈绑了，还用一只小鱼篓把狗头给套住了。处理完四眼，干部们又发现他家的空猪圈里还堆了不少垃圾，急得几个人挽起衣裤，亲自举锄挥铲往箩筐里装。韦永常平时当甩手村长惯了，连自己家的家务活都很少干，现在看见县镇的领导都动手了，便不好意思站在一旁当看客，于是也装模作样地挽起裤管袖子，也想要往猪圈里跳。韦国庆暗想看看韦永常怎么继续表演下去，不料吴金玲这时却提着一壶开水和一盒茶叶来到院子里，叫韦永常帮忙泡茶招待各位领导。韦永常意外得到了一个下台阶，连忙赶过来接住了水壶和茶叶。吴金玲跟着提来一只簸箕，摆上几只碗，让韦永常放茶倒水。若是在平时，韦永常绝对不会听从一个邻家女人的使唤，但是现在他却乐得去干这种端茶倒水的小事，因为干这个总比跳进臭烘烘的猪圈里帮狗日的韦国庆倒垃圾好。

韦国庆好些年没有看到有领导这么干活了，瞬时间心里忽然涌出一股温热。他看到连县镇的干部都这般卖力，便断定这个即将到来的人物一定不是以前见过的那种小领导或中领导，肯定是个超大的大领导了。

几十个干部和全村男女老少干到天擦黑，垃圾搬走了，地干净了，猪狗也没影了。晚饭时分，有的干部走了，有的干部留了下来，有两个人还留下来在韦国庆家食宿。和往常下乡干部不同，这两位上桌后也只喝了两半碗米酒，无论他再怎么劝人家都没再贪杯。席间，韦国庆试图从干部嘴里套出明天来的领导是什么人，但干部都是含糊其辞，遮遮掩掩，没有给他明确的回答，只是说从京城来的大人物，明天来了他就晓得了。

饭后洗脸脚时，韦国庆一不留神还是看见了秘密，一个穿夹克衫的小伙子腋下别了一把手枪，另一个中年人的枪却是绑在小腿前边马面骨上的。这种情况他以往只是在电视剧里见过，但现实中并没有见到。整个夜晚，韦国庆都被大领导即将到来的紧张气氛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第二天早上，干部们吃了早饭后便开始在村里四处巡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卫生死角。屠夫苏志虎家的老黑狗没有绑好，窜出来在村巷里游荡，还在龙眼树下拉了一泡屎。有干部大声责问是谁家的狗，有人顺口说可能是条野狗。随着镇派出所李所长一声枪响，老黑嗷嗷地蹦了几米远便倒下了。苏志虎黑着脸带着一团火闻声赶来，挽起袖子朝地上的老黑左看右看，忽然涨粗脖子朝龙眼树大骂了两声，然后把老黑提走了。苏志虎晓得，这个时候找茬子是会吃亏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是见过世面的人，这种时候和干部对顶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于是他把老黑拎到家里，煮了一锅滚水把毛剥了，又用老茅草把狗皮烧得焦黄。当苏志虎家锅里的狗肉香开始弥漫整个村子时，一长串车子在警车引导下风吹雷动一般进了村，径直在学校的操场上停了下来。

不知什么时候，韦国庆家院门外的巷口多了两个穿警察制服的人。这一发现不免让他神经又绷紧起来。昨晚歇宿他家的那两个便衣早早就出门了，他很想出去看看外边的动静，但又担心被警察拦住。他心里十分想去看看到底来了什么样的大人物，让这么多人忙前忙后，连阿猫阿狗都不让出门，还把警察都调到他

家门口来了。他惶惶地回到屋里，妻子吴金玲在不慌不忙地用簸箕筛选黄豆。今年天旱，黄豆粒长得不饱满，妻子没活路干的时候就爱操弄黄豆，一粒一粒地选过来，一把一把地筛过去。这时候韦国庆忽然来了烟瘾，便在火塘边坐下来，摸了摸口袋，却发现没有烟了。昨天竟然忘记买烟了，他记得早上起来还抽了一根的，怎么就没有了呢。他想了想最后一根烟是在厕所里抽的，是不是把烟包放在那里了呢？他赶忙起身往屋后门走。

刚踏出后门的瞬间，韦国庆就傻了眼，原先被捆绑住的四眼居然自由了。它正在猛烈地摇头，企图甩脱头上的小鱼篓，嘴里嗷嗷地乱叫，像疯了一般。当四眼看见主人靠近时，它的第一反应竟是撒开腿朝他冲了过来。没等他回过神，四眼就一阵风地从他身旁溜了过去。他下意识地转身一看，四眼已经跑过堂屋，奔向院子。韦国庆猛然意识到四眼要坏了大事，急忙返身追了出来。换上吴金玲跟在他身后一起追到了院门口。然而，这时候为时已晚。

吴金玲看见，院门外巷口的两个警察正奋力地将韦国庆摁倒在地上。而在大约十几米远的村巷里，正有一群人黑压压地朝这边走过来，受到惊吓的四眼早已没了踪影。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颇具戏剧性。走在人群前面的大领导不仅没有受惊，反而快步赶上前亲自把韦国庆扶了起来，还亲切地询问他受伤了没有，是什么原因被警察摁倒的。韦国庆如实地一一作答之后，大领导还怜悯地帮他拍掉身上的灰尘，然后说老乡你受委屈了。惊魂甫定的韦国庆这时刻才意识到，眼前的这张面孔不是差不多每天都在电视屏幕里出现的那个人么？天呐，他因祸得福了，他见到了他从来没有想要见到的大人物了！此时此刻，韦国庆只感到头脑被一股温热冲激，整个人瞬时飘忽起来。

接着大领导随即面带笑容地嘱咐在场的其他大小领导，安全保卫要适当，不要搞得鸡不鸣狗不叫的，农村和城里情况不一样。大领导还指示，不要对这件事情进行拍摄报道。作为安抚和道

歉，大领导忽然临时改变视察线路，提出到韦国庆家去看看。尽管陪同的官员都很着急，但韦国庆还是忘却了原先的不快，热情大方地请大领导走进了院子。

由于是临时改变了行程，大领导总共只在韦国庆家院子驻足不到六分钟。然而，这六分钟却是大领导石磨村半个小时视察行程中最耀眼的一个亮点。后来有笔杆子在文章里追叙说，大领导为了能看到真实的农家生活，忽然临时提出改变考察路线，走进了石磨村最贫困的贫困户韦国庆家院子。这是一个干净而宁静的农家院落，大领导不期而至让纯朴的主人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大领导和主人一一握手嘘寒问暖之后，目光即刻被院子角落里果树上的几只大南瓜吸引住了。大领导饶有兴致地指着吊在藤蔓上的大南瓜问是谁种的，贫困户主人韦国庆回答说是他和妻子一起种的。大领导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长得这么大这么漂亮的南瓜，要保护好种子，让所有的贫困户都种出这么大的南瓜。大领导还表扬韦国庆诚实不贪功，有些同志要是韦国庆早就说南瓜是自己种的了。大领导的幽默引起了一阵笑声……

接着，大领导提出和韦国庆全家在大南瓜下面合影，这时候所有的照相机都闪动了快门。随后大领导走近韦国庆家空空的猪圈，关切询问他为什么圈里没见有猪。当他准备回答时，他看到站在大领导身后的县委黄书记正朝他眨眼。他略怔一下便回答说，原来养有一头大猪，两个孩子读书需要学费就把猪卖了，现在正筹钱买一头母猪，让它生崽了卖猪崽。大领导肯定他的想法，母猪一年能生两窝崽，每窝生十只八只小猪崽，每只猪崽能卖个百八十元，确实能解决一些问题。在场的领导们听了都很受感动，大领导不仅了解母猪产崽的情况，还了解生猪市场行情。临离开猪圈时，大领导又问韦国庆买母猪还差多少钱，他嗫嚅一下说大概还差一千元。大领导立马把秘书叫过来，让秘书先从包里拿出一千元钱，并亲自递到韦国庆手里。然后嘱咐他一定要把母猪养好，把它养成摇钱树。韦国庆听了拿钱的双手突然哆嗦了起

来，一会看看大领导，一会又斜睨大领导身后的黄书记，不知如何是好。然而，这次他没有看见黄书记朝他眨眼，看来这钱不收下是不行了。韦国庆的胸膛里忽然生出一股热流直奔眼窝，双膝竟不由自主地弯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韦国庆这一跪让大领导也受了感动，没等他磕完第三个头就把他扶了起来。大领导最后两分钟是和男女主人唠家常，虽说韦国庆还没有真正缓过神来，但他还是回答了大领导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家里的饭还能吃饱，两三天能吃上一次肉。二个是说家里吃的玉米红薯都是自己种的，偶尔还可以用玉米来熬酒自己喝。大领导对韦国庆的回答相当满意，还特意问他能喝多少酒。他伸出一只巴掌说，他每天可以喝半斤土茅台。大家听了又笑起来。最后的高潮是大领导让吴金玲手把手教他使用簸箕筛选黄豆，虽然大领导一时并未掌握到要领，但他专注而好学的态度还是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在韦国庆家短短几分钟时间，没有任何事先编排布置，一切都极其自然，效果也相当好。大领导显然也对这个贫困户产生了深刻印象，他至少也看到了一些真实的東西，为此他感到相当满意。临别时，大领导双手抱拳深情地对韦国庆夫妇道别，说他下次来一定再来看望他们。

每当想到那个时刻，韦国庆心里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幸福感。韦国庆记得，大领导离开石磨村的当晚，电视新闻里就出现了大领导到他家访问的一组镜头，尤其是他和大领导在南瓜架下的对话差不多有半分钟长。为此村长韦永常后来还对韦国庆耿耿于怀，每次见到他都嫉妒地责问：“韦国庆，你说说，凭什么大领导要进你家，还和你全家照相呢？”韦国庆就神气地睨了他一眼说：“天晓得哩。”

那些日子，韦国庆都以为自己是进入了梦境，连他自己都对自己感到陌生了，他已然成了一个红人，一个明星。他家人上了电视后不久，省报和市报上也分别发表了大幅照片，也还是大领导和他全家在南瓜架下面的合影。韦国庆记得，照片和报纸是老